

那天北京的空气不太好,推开窗,看到楼下那几株紫丁香开始凋萎,香气亦不在。花园里总是独飞的那只灰山雀,又翩然落于丁香树上,仿佛在忧心地问:花呢?是啊,霾影响了我的心情,落花影响了鸟的心情。

我回到案前,刚打开电脑,妻子进来发布命令:今儿不写了,先吃饭,再准备出行。去哪儿啊?我问。她说:有言道,繁华散尽,我陪你卧云听雨,踏雪寻梅。今儿,我领你去见识见识鲁冰花。知道鲁冰花吗?

北京有吗?
有,玉渊潭。
于是我来了精神,因为那首儿歌《鲁冰花》的缘故。

初见鲁冰花,惊喜有加,她的模样很独特,有些像剥了皮的彩色芭谷,也像沙丘上并着前爪站立,并东张西望的沙漠鼠。它,原产于北美地区的温带沙地。我觉得,它应该属于沙漠植物。鲁冰花,是它的别称,真名叫:羽扇豆。怪,它与豆有何关联?是指它所结的籽儿吗?它明明是花嘛,还是叫鲁冰花顺口,也有诗意。假如公园发消息:玉渊潭在办羽扇豆展,老夫绝然不会前往的。据说,鲁冰花在中国,是长在茶树下的一种花卉,谢落之后,便成为肥料,肥沃了土地,也肥沃了茶树。有资料说,鲁冰花,闽南语:路边花的意思,谁知道呢?有些资料,难说都可靠吧。知道鲁冰花,是源于那首很悲凉的儿童歌曲:“天上的星星不说话,地上的娃娃想妈妈……”

《鲁冰花》也是一部儿童题材电影的名字,于1989年10月15日在新加坡上映,同年上映于中国内地。影片改编自钟

探望鲁冰花

□查干



肇政于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,讲述一位有着绘画天赋的乡村少年,不被周围环境所理解和接受,因而心情忧郁,又缺少营养,终染肝病,早早离世的凄美故事。

该片之后获得多个奖项,又被收藏于江苏省兴化市戴南影像资料馆里。歌曲《鲁冰花》便是这部影片的主题曲,是由歌唱家曹淑勤演唱。此后,在1991年的央视春晚晚上,又由甄妮演唱这首歌曲。

我总是疑心,鲁冰花就是那个不幸早逝的天才少年的化身。这便是艺术的力量,会让事物移花接木。现在,玉渊潭公园里鲁冰花区的花,正当盛期,其中有群体芬芳的,也有一株独立的。独立的那些花,站在草丛里,寂寞寂寞的,一睹让人心疼。这里的鲁冰花,有红的、蓝的、紫的、白的、紫红的。花体,直接从母土里冒了出来,袅袅婷婷站在风中,干干净净,不拖泥带水,是一个质朴憨厚的灵性之物。尤其,她与沙漠联系在一起,更让人刮目相看,说明她的生命力,既坚韧

又顽强。

对于小花小草,我从小就怀有怜悯之心。譬如对二月兰,不仅喜欢也疼爱。每当迎来二月兰花期,我与妻子,便匆匆赶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去探视她们。这里,我不愿用观赏这个字眼,而是用探视这个带有温度的词汇。因为观赏这个字眼,带有客套、誉美、捧场的意味。

对故乡草原的莎日娜花用观赏这个字眼,也觉得不亲切。莎日娜花,一般都孤立盛开,极少结群。往往在一片绿色中,独见一株红,摇曳在风中月下,那便是——莎日娜花。

有一个特写镜头,至今留在脑海里不去:有一年在草原上,见一位白发额吉,赶着勒勒去拉水。路上,多有莎日娜花微笑着迎接她。额吉见了总是下车,去抚摸那些花,似在抚摸心爱的女儿。她的眼神中,充满了怜爱。在这般辽阔的草地和无边的蓝天下,一人一花,显得很渺小、亦孤单。然而,这里有无边的爱,如同清新的空气,包容着万物。于是,人与花,就融为一体,不分彼此了,让人心动。

凡是贴紧母土的小草小花,无不让我倾心、疼爱。这或许,与我的身世有关,与生长于深山老林有关。无论鲁冰花、二月兰、抑或莎日娜花,花期都比较久长,默默地为母亲大地增添着美感与色彩。鲁冰花,花期长达三个月之久。而二月兰、莎日娜花,花期更长久一些。不像那些富贵花种,在一片颂扬声中,总是来去匆匆,说谢就谢了。而依存母土,并带有野性的小草小花们,都具有十分顽强的生命力,和敬母情结。这一自然现象,应让我们深思。

大家V微语

陶钵

□尤今

●陪婆婆去买陶钵。

●绘着雅致图案的圆肚陶钵,含蓄内敛地坐在纤尘不染的架子上,耐心安静地等候它们的伯乐。

●婆婆俩慢慢地走,细细地看。

●婆婆有一双明察秋毫的眸子,加上事事寻求完美的心态,在精心挑选的过程里,每个陶钵都被她不留情面地揪出毛病来——不是嫌钵底有凹痕,便是嫌钵口不够圆;不是说花纹色太浅,便是说图案有污点。

●在一旁伫候良久的店员,在忍无可忍而又不肯重新再忍时,终于开腔说道:“这些陶器,是由专人设计而一件一件以人工烧制的,哪会没有瑕疵呢?有瑕疵,正好显出它独特的价值呀!”一语中的。

●是的是的,凡人、凡事、凡物,都有缺点、缺憾、缺陷。我们必须长备一面经常拭擦而又经常自照的明镜,时时自我反省,度德量力,对于别人的缺点和弱点,便有了包涵的胸襟和容纳的襟怀。

●有个可以撑船的大肚子,眼前天地,必会豁然开朗。

柿树亲近村庄人家,多生长在山麓、山坳和沟谷里,比黄栌和枫树的叶大而厚实,经霜而红,别样殷红。几百年的老柿树,一株就是一隆天火。不仅柿叶,柿子也是经霜才佳——中原农家摘柿子的时候,土地空落了,野菊花、嫩麦苗,出山药、刨红薯,和摘柿子的劳作配搭着,黄河两岸呈现出别样的一幅天然图画。豫西函谷关和渭南之潼关相邻,这厢,三门峡、灵宝好苹果好枣好柿子,那厢华山、华清池与骊山一线,柿子、石榴与遍地好苹果,果实累累,也全都变红。

北地苹果,南方橘子,华夏有此一双珍果闻名天下。但柿子不逊于橘子苹果,且柿子最大方不拘一格,大江南北,星罗棋布,四方都有柿子。它从东海迤迤而至滇桂边陲,打破了苹果橘子天然对立的楚河汉界,古来号称“铁杆庄稼”,美曰“柿有七德”,贵在雅俗共赏。

因季节错落不一,各地柿子收获不同步,且有不同的吃法。《救荒本草》果部有“柿树”:“旧不载所出州土,今南北皆有之……宣、歙、荆、襄、闽、广诸州,但生嫩,不堪为干……结实种数甚多,有牛心柿、蒸饼柿、盖柿、塔柿、蒲椹红柿、黄柿、朱柿、柿柿。”《本草纲目》说“柿”,乃柿的异体字。李时珍隔

过周王,远引北宋苏颂:“颂曰:柿南北皆有之,其种亦多。红柿所有皆有。黄柿生汴洛诸州。朱柿出华山,似红柿而圆小,皮薄可爱,味更甘珍。”吃柿子的方法,除了人所共知,吃柿子捡软的捏——周王说:“摘取熟软柿食之。”李时珍则明确说了四种方法:“生柿置器中自红者谓之烘柿,日干者谓之白柿,火干者谓之乌柿,水浸藏者谓之酥柿。”又说:“白柿即干柿生霜者。其法用大柿去皮捻扁,日晒夜露至干,内瓮中,待生白霜乃取出。今人谓之柿饼,亦曰柿花。其霜谓之柿霜。”我写过《晒柿饼》和《柿炒面》,等等,详细介绍了南太行地区我老家柿饼的制作方法。柿霜并非瓮中自生,而是趁着冬天好太阳翻晒吃风之后,柿霜白乎乎自然生出来,接着再放到瓮里或大缸里捂,柿霜越厚越佳。现在怪事多,多变化——陕西富平柿饼出名,而它的柿饼,有一种却省略晾晒出霜的过程,出卖软而红的半成品质嫩柿饼,就这,很多没有吃过正宗好柿饼的年轻人也一连声叫好。

周王、李时珍,二人分属明朝的早期和晚期。周王是皇子的另类,李时珍是儒生的另类。按说,周王两度被流放云南,比李时珍行路更远,但《救荒本草》聚焦中原,格局局限在郑州、开封之黄河两岸,北至太行南及伏牛。故而,周王说柿子柿树不言柑橘,李时珍既说柿子又言橘柚。柿子与橘子共生,还有苏州东西山,太湖在古书里亦曰洞庭,每年10月和11月,甚至12月初,湖畔人家一边下橘子,一边下柿子,还有银杏、板栗、石榴,还要收获晚稻。“荷尽已无擎雨盖,菊残犹有傲霜枝。一年好景君须记,正是橙黄橘绿时。”诗是好诗,可惜坡仙未言柿子。

柑橘家族,品种也很丰富。不止橙黄橘绿,还有黄橘子和小红橘,还有冬至前后才上场的红艳艳的川橘,冰心文章《小桔灯》是也。老一辈文人说柿子的好与妙,北方以老舍先生为代表,江南还有施蛰存先生。他的《栗与柿》多说柿子:“作为一个季节的果木,‘栗子成熟得早一些,柿子的成熟期却可以参差到两个月以上,因此,由于它们的合作,使我们整个秋季的散步不觉得太寂寞’。”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贾敬伟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冯漫图
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

万卷书和万里路

□马未都

我年轻的时候买过一张全国地图,钉在墙上,把去过的地方自豪地标出来,还曾经盲目地发誓,要走遍全国每一个地方。当时尚没有出国的概念,没想过这辈子还有机会出国,所以没买世界地图。

不到三十岁时,全国地图上的东南西北都用红点标注了我的足迹,东在鸡嘴尖上乌苏里江;南是西沙群岛;西至喀什西面的红其拉甫山口;北到漠河。去过这些地方,就知祖国地大,风土人情迥异。

今天说实在的,要想再去这几处,如

不在乎钱的话,估计一周即可回到北京,飞机是个好东西,快捷而机动。可我当时都是坐车,火车换汽车,汽车换火车,那已觉得比古人强多了。清朝晚期的人如想达到这四地,恐怕得耽误小半生。

所以,我觉得我赶这个时代特幸福。我们的幸福来自我们的平均寿命延长,来自于交通工具的革命,使之路途时间变短。我们不仅免去了舟车之苦,更重要的是我们节省了时间。乾隆八十大寿在紫禁城摆千宴,海南岛的老翁接到请帖,提前动身,磨磨蹭蹭走

上一年;吃完皇帝这顿大饭,领上“御赐养老银”,回去还得再走一年,为吃一顿请,路上两年,多大面子啊!

可我们把路上的时间省了。今天出门有时不要计划,拍拍脑门去机场,买张机票,下顿饭就在异地吃了。一高兴,当天没准又回到出发地。路已不再是人生的障碍了,不是障碍了就不好懂古人常说的“读万卷书,走万里路”了。

走路是障碍,读书更是障碍,幸好后面这个障碍还在,还能给人类平添人生的乐趣。

文史杂谈

与林妹妹同框

□刘心武

1996年,我曾参加一档电视节目,讨论如果林黛玉和薛宝钗进入职场,她们哪一位能够胜出?那时候王扶林导演的电视连续剧《红楼梦》首播已近十年,但之后不断重播,热度不减。如今还可在网络上找到二十几年前的那期电视谈话节目。

讨论中大体分成两派,一派认为林妹妹不会为人处世,过于率性,出语尖酸刻薄,在职场上就很难混好,而宝姐姐则会待人接物,含蓄蕴藉,说话行事都先量好尺寸,八面玲珑,人见人爱,如入职场,必定如鱼得水,稳操胜算。陈晓旭表达她的观点,说林妹妹的最大优势在于有创造性,比如她那葬花的作为,就非同小可,是企业精神中万不可少的。当时我听了心中大畅,表示赞同她的见解,跟大家说葬花其实是一套完整的独创的行为艺术。陈晓旭认为宝姐姐虽然能够笼络人心,但工于心计,到头来是留不住人的。那次的现场讨论很有意思,主持人也未作最后结论,让观众把各方论点都作为有益的参考。

时光过得真快。如今民间红学蓬勃发展。关于林妹妹和宝姐姐的评议,更加丰富多彩。最近我注意到,有不少民间红学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:从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看,贾母对王夫人把薛姨妈

一家长期留在贾府,早有意见,拿出二十两银子来给薛宝钗过生日,其实是暗下逐客令(那一年宝钗十五岁,应该出去嫁人了);而在书中,王熙凤跟林黛玉很随便地开玩笑,却始终没有专门跟薛宝钗说过一句话。仅就这两点而言,程伟元、高鹗撰出的后四十回,那贾母无情冷淡林黛玉、王熙凤积极设计掉包计的情节,就跟前八十回满拧。更有民间论家从书里抠出许多细节,来揭示薛宝钗的人性阴暗面。褒贬林曾一度流行甚广,如今拥林批薛又成气候。清代、民国时期都有人说,妻要娶薛宝钗,交友要交林黛玉。搁到如今市场经济中的职场,则林、薛究竟谁有优势?像1996年那样的谈话节目,其实真的还可以再录制一番。

我的恩师周汝昌先生,更喜欢史湘云这个艺术形象。特别是到了晚年,他甚至提出这样的观点:史湘云才是《红楼梦》中的“女一号”。吾爱吾师,吾更爱独立思考。我也非常欣赏史湘云,但我依然认为《红楼梦》中的“女一号”是林黛玉。我特别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:为什么史湘云在第二十回突然出现,而在在这之前之后,到八十回结束,却始终没有像其他各钗一样,交代一番她的身世来历?经过层层剥笋的分析,我最后得出

结论,古本《石头记》署名脂砚斋的批书人,就是史湘云这个角色的原型,而这也正是周汝昌先生一生坚持的观点。

一位年轻人来跟我讨论,他说,林妹妹、薛姐姐、史小姐,究竟哪一位更可爱呢?我跟他讲,先别进入讨论,首先,你使用的符码就不准确。把林黛玉叫做林妹妹,这不错,《红楼梦》书里以贾宝玉为主体,林黛玉比他小,所以是林妹妹,但统览前八十回《红楼梦》,里面无论是作者叙述还是人物对话里面,都绝对没有“薛姐姐”的说法,只有宝姐姐的写法,这是因为薛宝钗比贾宝玉大,是他表姐,为什么不叫“薛姐姐”而叫宝姐姐?值得揣摩。书里写史湘云,在人物对话里,总写成史大姑娘,统览前八十回《红楼梦》,绝无“史小姐”的字样,这也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。因此,要讨论《红楼梦》,首先要细读《红楼梦》,精读《红楼梦》。

总体而言,林妹妹、宝姐姐、史大姑娘,都是水为骨肉,玉为精神,兰为气息,都是那个时代、那种社会里的悲剧性人物。她们都值得我们去理解、同情、赞叹、欣赏。至于每一位读者究竟更喜爱哪一位,都可以畅所欲言、直率争辩。《红楼梦》的魅力,也正在于此。